夫人峰

江湖寻诗四十年（10）

——南宋诗人戴复古传

吴茂云/文

第五章

江右奇缘

——武宁三年（1203—1205）

从武宁到南塘，一千六百里路。戴复古紧赶慢赶走了半个多月。

那是开禧元年的初冬，路上下了几场雪。他穿着那件从金家穿出来的薄夹袍，一路往东走，雪化了又冻、冻了又化，鞋底磨穿了两个洞，脚指头露在外面，冻得通红。可他不敢停下来。吴氏的信里说“翼兄病重”，说“速归”。一路上，他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两个字——速归。他走得越快越好，不能再耽搁了。

走到江西和浙江交界的地方，他在路边一家客栈歇了一夜。那天晚上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南塘的老桂树叶子全落了，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空，树下站着两个人，他看不清是谁。他喊了一声，那两个人没有回头，像是没有听见。他急得想跑过去，可脚下像灌了铅，一动也动不了。醒来的时候天还没亮，他坐在客栈的床上，后背全是冷汗，心口突突地跳，跳得很急。他安慰自己，那只是一个梦，大哥不会有事的，不会有事的。

他继续赶路。走到黄岩境内的时候，他在路上遇见了一个同乡。那人远远地认出他来，喊了一声“戴先生”。戴复古停下脚步，那人走过来打量了他一眼，欲言又止的样子，嘴张了张又合上了。戴复古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：“怎么了？”

那人低下头去，避开了他的目光：“戴先生……你，你回去就知道了。”

“我大哥怎么样？”

“……你回去就知道了。”

那人说完就走了，脚步匆匆，像是怕被再多问一句。戴复古站在原地，望着那人远去的背影，耳根发凉，风灌进领口里，他打了个哆嗦。他把包袱往上提了提，加快了脚步。脚底的水疱磨破了又结痂、结痂了又磨破，每一步都像踩在烧红的铁板上，可他没有停。

他走到南塘的时候，是十二月初。

田里的稻子已经收割完了，只剩下一茬一茬的根茬，在冬天的风里干巴巴地立着。海塘上那棵老桂树果然落了叶子，和梦里一样光秃秃的，黑瘦的枝丫伸向灰白色的天空。他推开院门的时候，门轴“吱呀”响了一声。院子里很安静，灶膛里没有火，屋檐下没有挂着晒干的红辣椒，窗户上的纸破了一角，冷风正从那个窟窿往里灌。

他喊了一声：“三娘。”

没有回应。

他快步走进堂屋。堂屋里的灯是灭的，桌上的灰积了厚厚一层，碗筷东倒西歪地放着，像是很久没有人收拾过了。他又喊了一声：“阿奇！阿浒！”那是他两个儿子的名字。角落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，他转过头去，看见两个小小的身影缩在墙角的一张破席子上。

大的那个十来岁，脸上糊着鼻涕和泪痕，眼睛肿得像两个桃子。小的那个七八岁的样子，瘦得下巴尖得像锥子，睁着一双黑漆漆的大眼睛看着他，像是认不出他是谁了。大的那个抬起头来看了他一会儿，忽然“哇”地哭了出来，声音又尖又哑，像一只被踩住了尾巴的猫：“爹……”

那是阿奇，他的长子。戴复古冲过去一把抱住他，又伸手把小的那个也拽进怀里。阿奇哭得喘不上气来，断断续续地说了一句：“大伯先走了……娘也不在了……”“不是说大伯病重吗？”“娘有病了也不说，大伯走了她还挣扎着帮忙操办后事，没几天也下不了床了。”

戴复古抱着两个儿子，跪在冰冷的泥地上，整个人像被劈成了两半。他想起自己离开南塘的时候，吴氏站在院门口送他，手里抱着阿奇，晨光把母子俩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。那时候，阿奇还不会叫爹。那时候，浒儿还没有出生。他走的时候，吴氏说了一句“家里不用挂念”，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，操持这个家，生了病也没有人替她请大夫，死了身边只有两个不懂事的孩子哭着喊娘。直到她入土，丈夫都不在身边。

“娘什么时候走的？”他的声音哑得像砂纸。

“半个月前……”阿奇抽噎着说，“叔伯们帮忙葬的，葬在屏山脚下……”

那天夜里，戴复古没有睡。他坐在堂屋里，身边是两个已经哭累了睡过去的孩子。灶膛里的火是老病的奶奶过来生的，“噼啪”响着，火光一跳一跳地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，巨大而扭曲。他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什么都想不了。他只是坐在那里，像一个被抽空了所有内容物的皮囊。

第二天，邻居听到戴复古回来了，就把吴氏临终前的事说给他听——她病了两个月，一直撑着，怕花钱。到最后几天，她知道自己不行了，挣扎着坐起来，在墙上写了一行字。“她写了什么？”戴复古问。那人摇了摇头：“我们都不识字。叫了隔壁的秀才来看，他说写的是‘机番白苎和愁织，门掩黄花带恨吟’——像是她自己作的诗。”

戴复古走进那间他和吴氏一起住了几年的卧房。墙皮有些剥落了，那行字写在墙靠窗的一面，字迹歪斜——她写的时候，手已经没力气了。他站在那面墙前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读。那是他的妻子，一个他娶了、生了孩子、抛下很久的女人。她不识字，嫁给他的时候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。后来他教她写字，她学会了认“夫”字，别的字都不太会写。可这两句诗，平仄是对仗的，意思是她自己心里的话。“机番白苎和愁织”——织布机上的白苎布，每一寸都是和着愁绪织出来的。“门掩黄花带恨吟”——院门关着，院子里菊花开着，她一个人坐在灯下，心里有恨，嘴里吟着句子。

她用的是“恨”字。恨什么？恨他不回来，恨他这么多年在外面漂泊，恨他走的时候没有回头看一眼。她从来没有跟他说过一个“恨”字。每次他走，她都说“别回头”；每次他回来，她都说“回来了”。她把自己所有的“恨”都压在了心里，等不到他了才把它们写在墙上。

戴复古在那面墙前站了很久。他伸出手，用手指轻轻地描了一遍那几个字的笔画——“织”字的绞丝旁歪了，“吟”字的“今”字底下多了一横。那是他的妻子，一个连“织”都写不太稳的女人，在临终前用最后一口气把她的前半生写在了墙上。他顺着那面墙一寸一寸地摸过去，摸到那行字的末尾时，指尖碰到了什么——湿润的，微凉的。他凑近了看，那是泪痕。她的泪痕，最后一次流在墙上，还没有干透，就凝固在那里了，像她的最后一声叹息被封进了墙皮里。

他退后几步，铺开纸，磨了墨，把那两句续成一首完整的七律。他写道：

伊昔天边望藁砧，天边鱼雁几浮沉。
机番白苎和愁织，门掩黄花带恨吟。
自古诗人皆浪迹，谁知贤妇有关心。
归来却抱双雏哭，碑刻虽深恨更深。

他写“归来却抱双雏哭”的时候，笔尖在纸面上顿住了。双雏——他的两个儿子，母亲死了，父亲不在，在这座冰冷的屋子里，他们互相依偎着过了不知道多少天。他抱他们的时候，发现他们的肩胛骨硌得他手心生疼——那是饿出来的。吴氏临死前大概把最后一口饭留给了孩子，而她已经没有力气再去灶膛前烧火了。

他写“碑刻虽深恨更深”——他要在屏山脚下为吴氏立一块碑，碑文刻得再深，也深不过他心里的恨。恨什么？恨自己——恨自己这些年出门在外，恨自己把家丢给她一个人。

他坐在灯下，把这首诗写完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了一遍，然后折好，收进了袖中。

第三天，他去了大哥戴翼家。

戴翼住在一里外的戴家老屋里，是长房分到的宅子。他走到的时候，门是关着的。他推开门，院子里空荡荡的，一只瘦鸡在墙根下啄食，看见他来了扑棱着翅膀躲开了。他走进去，看见堂屋里供着一块灵牌——那是戴翼的。

戴翼的妻子从里屋走出来，眼睛红肿，看见他先是一愣，然后无声地流下泪来：“你哥……两个月前突然得了重病，他自己也没有重视，直到起不了床，才去请医生，就难医了。他是一个月前的十一月十四走的，享年五十。他走的时候一直念你，说你两个孩子精瘦的……”她说不下去了，扶着门框弯下腰来。

戴复古站在堂屋里，看着那块灵牌，忽然觉得整个人被抽空了。戴翼比他大十二岁，不是同一个母亲生的，平日里来往不多。可他十五岁那年第一次出远门去临海，是戴翼替他打点的行装；他去临安的时候，是戴翼托人捎信给温峤的船老大让他关照；他离开南塘的这些年，是戴翼在替他撑这个家，田里的水浅了，他挑了水桶去灌溉。这些事戴复古一件都不知道。等到他回来的时候，戴翼已经躺在棺材里了，一句话也没有留下。

他跪在灵牌前，久久没有起来。

从武宁得信起身回来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，他失去了两个亲人——大哥、妻子。他离开的时候，这个家里还有三口人等着他；他回来的时候，只剩下两个饿得皮包骨头的孩子和四面冷冷清清的墙。他这一生的每一次远行都在失去——临安六年，失去的是青春和天真；而这一次远行，他失去了一个家。

他站起来，走出戴翼的家门。冬日的阳光照在田埂上，薄薄的白霜正在一点点地融化，露出底下褐色的泥土。他沿着田埂走回自己的老宅，脚步沉得像踩在湿透的烂泥里。他在村口站住了。回头望去，屏山在冬日的薄雾里青灰一片，和几十年前戴敏才去世时那个黄昏一模一样。那时候他四岁，父亲死了，他还什么都不懂。现在他三十八岁了，大哥死了，妻子也死了，他什么都懂了。

他低下头，看见自己脚上那双磨穿了底的鞋，脚指头露在外面，冻得发紫。他就这样穿着一双破鞋从武宁走了一千六百里路回来，可他已经没有妻子替他纳新鞋了。他蹲下来，把那卷写满了丧妻悼亡诗的诗稿贴在心口，蹲了很久很久。

后来，他把吴氏那两句诗刻进了石碑里——“机番白苎和愁织，门掩黄花带恨吟”，再加上他自己的续句，立在屏山脚下的墓前。碑刻确实很深，刀锋入石，每一笔都刻得清清楚楚。可他心里的恨更深——深到从那以后，他再也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吴氏的名字，不是忘了，而是不敢触碰。

第六章

淮泗悲歌

——爱国诗的诞生（1206—1215）

“最苦无山遮望眼，淮南极目尽神州。”（《江阴浮远堂》）

开禧二年（1206）的秋天，戴复古从南塘再次出发了。

上一次出门是九年前——那时他三十一岁，背着妻子缝的包袱，带着一卷诗稿去见陆游。那时候的他对世界抱着一种天真的期待：以为拜了好老师、进了大都会、见了大人物，诗就会自然地好起来，名就会自然地传出去。九年过去了，他四十岁。他拜过陆游，在临安漂了六年，在武宁爱过一个人又失去了她。他已经不再天真了。回到家乡后虽然得到安适的生活，但过惯了诗酒生涯的诗人，回家种瓜的确不适应，况且乡村里无人可与谈诗论文，他不愿寂寞太久。于是，他写了《家居复有江湖之兴》：

寒儒家舍只寻常，破纸窗边折竹床。
接物罕逢人好语，寻春多被雨相妨。
庭垂竹叶因思酒，室有兰花不炷香。
到底闭门非我事，白鸥心性五湖旁。

这一年开春，宗亲们看他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小孩，生活得没有条理，就劝他续个弦，让孩子有人照料。在宗亲们的劝说和张罗下，他娶了续弦楼氏。

婚事是母亲杨氏和宗亲们替他操办的。女方来自邻村一个姓楼的人家，家境一般，但性情温顺，手脚麻利。戴复古没有反对，也没有力气反对。他刚经历过一场撕心裂肺的失去，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，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劲来。母亲说“该成个家了”，他就点头；母亲说“楼家的姑娘不错”，他又点头。婚礼办得简单，没有爆竹，没有花轿，就是几个亲戚坐在一起吃了顿饭。新娘子走进来的时候低着头，戴复古看不清她的脸。他只知道她的名字叫楼氏。

洞房花烛夜，他坐在床边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楼氏坐在对面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整整齐齐的，一看就是个规矩人家的女子。她大概感觉到了面前这个男人的心不在焉，但他娶了她，她就认了。她只是安安静静地坐着，等他开口。

“委屈你了。”他说。楼氏摇了摇头，没有接话。

那个夜晚，戴复古躺在床上，听着身边新妻子平缓的呼吸声，心里想的是吴氏，总觉得歉疚。可他想不出更好的办法，人总是要活下去的，活着就要有人一起吃饭、一起过日子。他没有资格一直站在原地不动。

第二天早上起来，他在院子里看见楼氏正在晾衣裳。她的动作很轻，很慢，每件衣裳都抖平了再挂上去，像是怕弄皱了什么。阳光照在她的侧脸上——她的脸圆圆的，不是金伯华那种清秀，但有一种让人踏实安心的温厚。她发觉他在看她，转过头来对他笑了一下。那笑容很淡，但里面没有怨，没有试探，就是一个普通人在普通的一个早上对另一个人笑了一下。

戴复古心口那层硬壳，裂了一条缝，不大，但透进了光。

安顿好了孩子，安顿好了家庭，秋天他再次出门了，读书人总是希望能用于世。他的目的地转向江淮、镇江，想于前线寻求出路。他把两个儿子托付给了楼氏和老母亲，背起那个旧包袱，再次离开了南塘。这一次走的时候，他没有回头看。那扇院门在他身后缓缓合上，发出了“吱呀”一声长响。

这次的方向不一样。他往北走——沿着官道过了天台、绍兴、临安，然后一直向北，朝着淮河的方向。朝廷正在准备北伐，韩侂胄在朝中一手遮天，主战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。沿路的驿站里贴满了招兵的告示，路上能看见成队成队的军卒往北迅速开拔。他们的甲胄在阳光下闪着暗沉沉的光，飞快的脚步踏得尘土飞扬。戴复古站在路边看着他们走过，心里涌上一种从未有过的东西——不是兴奋，不是害怕，而是一种灼热的、抓心的焦灼。他想参与进去，又觉得一介书生，与战场格格不入，只怕会拖累他们，他们也不会收留。于是，他只能先走走看看。他想先看看前线到底是什么样子。

他先到江阴，这时已是冬天，他登上城北的君山，上面有一座浮远堂，堂名取自苏轼的诗句“江远欲浮天”，可供人登临北望长江与中原。站在堂中往北望，长江比他想象中宽得多，对岸的轮廓在雾气里若隐若现，像隔着一层磨砂的琉璃。他忽然心有感触，写下了《江阴浮远堂》：

横冈下瞰大江流，浮远堂前万里愁。
最苦无山遮望眼，淮南极目尽神州。

这里再往北，就是江淮地区了——宋金的交战区。他的父亲戴敏才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浙东，最远只到过温州；他的老师林宪一生穷困潦倒，住在临海的破庙里，也从未走出过浙东；陆游倒是走过很多地方，可他走的是官道、是水路、是驿站与驿站之间的通衢。戴复古现在走的这条路，是至了战场的边沿，每一里路都冒着不知道哪天会烧过来的火。

他在江阴转向西北，在走过天长的时候，正赶上军队换防。官道上尘土飞扬，一队一队的车马正往北调动。那些马匹也都穿着甲胄，士兵们肩上扛着长枪，枪尖上挑着的布条在风里猎猎地飘。队伍前面走着几个骑马的将官，甲胄比士兵的亮一些，可脸上的疲惫是一样的——连日赶路、连日备战，每个人的眼窝都是青的。

路边站着几个老妇人，手里挎着篮子，篮子里是炊饼和咸菜。她们走到队伍旁边，把炊饼塞进士兵们手里，一句话也不说。那些士兵接过来，也不说谢，低下头咬一口，继续往前走。有一个年轻士兵接过炊饼的时候，手抖了一下，炊饼掉在地上，沾了灰。他没有捡起来，继续跟着队伍走了。那个老妇人蹲下去把炊饼捡起来，拍了拍灰，追上去塞进他手里。那士兵没有推，握在手里，攥得紧紧的，大步走了。

戴复古站在路边，看着这一幕。他想起自己在临安听那些高官谈论北伐的时候，语气是轻快的——“北伐”“恢复”“光复旧物”——那些词从他们嘴里说出来，像说今天吃什么饭一样轻松。可眼前这些士兵的脸告诉他：北伐不是轻快的事，是要死人的。

越往西北走，战争的痕迹越明显。路边的田地里偶尔能看见大片大片的空白——不是没有人种，而是种了也来不及收，就被征调的民夫踩平了。村庄里十户空了五六户，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。有个七八岁的孩子在村口坐着，抱着一条破被子，像是在等人。戴复古走过去问他：“你家里人呢？”那孩子说：“爹当兵去了。娘跟去给军队做饭了。”他的声音里没有哭腔，像是已经习惯了一个人坐着等人。

戴复古不停地走。他走过一条被辎重车碾得坑坑洼洼的土路时，迎面遇上了一队伤兵。他们走得很慢，有的互相搀扶着，有的拄着临时削成的木棍。一个年轻的伤兵倚在路边的树上，左胳膊用布条吊在胸前，布条已经被血浸透了，暗红色的。旁边有人对他说：“再走一里就有收容站了。”那年轻的伤兵没有抬头，只是低声说了一句：“走不动了。”

他的声音很平，像是所有的力气都用完了。戴复古站在路边，看着那队伤兵从自己面前走过。他们经过的时候，空气里有一股浓重的血腥气和汗臭味，还有另一种更冷的、说不清的气味——像一只碗里的水，它只剩浅浅一层底了，很快就要干了。

他想起陆游在绍兴的院子里念的诗——“夜阑卧听风吹雨，铁马冰河入梦来”。那个老人一辈子只作为幕僚从军，没有直接地去冲锋陷阵，可他写的诗比这些伤兵更惨烈，因为他的心里装着的，是这种“走不动了”也还要走的人。他写的“铁马冰河”，是这些伤兵心里还残存的、就算走不动了也忘不掉的梦。

他走到了淮河边。淮河水很平，很宽，远远望去像一条灰色的绸带铺在大地上。河面上有船，但不多，而且都是打着宋军旗号的巡逻船。对岸的树木和村落隐隐约约的，看得见轮廓，看不清细节。那就是金人的地方了。那就是他从小在诗里读到、在课上听老师讲过的“沦陷区”——从前的唐州、邓州、颍州、亳州，如今已经是别人的了。他站在淮河南岸，望着对岸灰蒙蒙的天际线，耳边还响着那队伤兵走过时沉重的脚步声——他们没有喊痛，没有呻吟，只是一步一步地走着，朝南走，朝家的方向走。每一步都迈得很慢，像是每一次抬脚都需要全部的决心。他们在前线守了半年，小规模地打了一仗，打到金兵退了才得以后撤。可他们中的有些人，可能走不到家了。

他蹲下来，把手伸进淮河水里。水很凉，比南塘的海水凉得多。他掬了一捧水送到嘴边喝了一口——淡的，不像海水。然后他站起来，望着北岸，忽然觉得喉咙里堵了一团东西，不吐不快。他念出了两句话：“莫向北岸汲，中有英雄泪。”

他念这两句的时候，声音很轻。那些伤兵已经走远了，听不见他的声音。可他觉得，应该有人替他们说些什么。他们不会写诗，他们的手握过刀枪、拖过伤腿、撑过战友的肩膀，唯独没有握过笔。那就让他来写——让他们的英雄泪留在诗里，让几百年后的人读到“莫向北岸汲”的时候，能想起有一条河边曾经走过一队走不动了还在走的人。

沿着河岸走，他进入了一片无人区，这里是宋金打拉锯战的地方。他看见的是荒芜——大片大片的田地里长满了野草，齐腰深，风一吹就像波浪一样翻滚。偶尔有一两间残破的农舍立在地头，屋顶塌了大半，墙根处爬满了藤蔓，没有人。

这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。

十月刚到，淮河流域就落了第一场雪。雪不大，薄薄地盖了一层，把那些断壁残垣都覆成了白色。从远处看，那些废墟不再像废墟了，像一座座沉默的坟墓。戴复古穿着那件单薄的夹袍，在雪地里走了一段，脚冻得发麻，就在一座废弃的土地庙里歇了一夜。庙里没有神像了，供台上落满了灰，墙角有一堆干草，大概是哪个路过的流浪汉铺的。他裹着袍子蜷在干草堆里，听着外面的风从破了的窗棂间灌进来，“呼呼”地响。他睡不着，就躺着想事情——想南塘的冬天，海风虽然也冷，但家里有灶膛，有母亲熬的热粥，有楼氏煨好的手炉。他想自己为什么要大老远跑到这鬼地方来受冻，就为了看一眼淮河？就为了在这破庙里度过一个风雪之夜？

他在干草堆里翻了个身，把冻僵的手指塞进腋窝里暖着。然后，他想起陆游——那个老人一辈子都在为“北伐”这两个字耗费心神，写了几千首有关收复河山的诗，写了一辈子也没等到那一天的到来。他忽然觉得自己这一点冷算不了什么。陆游心里那种冷，比这个破庙里的寒风冷一百倍。那种冷是骨头里的——你知道你一辈子可能都看不到北岸回到自己人手里，可你就是不死心。

他在那个破庙里度过了一夜。第二天早晨雪停了，天放晴了，阳光照在雪地上，白茫茫一片，刺得人睁不开眼。他从庙里走出来，踏着雪继续往前走。走到一处高地的时候，他回身往北望了一眼。满眼都是白——田野是白的，村庄是白的，淮河也是白的，像一条冻住了的银带子。他在那片高地上朝北站着，什么也没做，什么也没说。但他心里有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晰：他要写诗——写这条河，写这片地，写那些在雪地里冻着的人。他要让几百年后的人读了他的诗之后，还能看见今天这片白茫茫的、荒凉的、没有人烟的土地。

他就在那片雪地里，写下了《盱眙北望》：

北望茫茫渺渺间，鸟飞不尽又飞还。
难禁满目中原泪，莫上都梁第一山。

他念出这两句的时候声音很轻，轻得像自言自语。他想起陆游在绍兴那个破院子里念“铁马冰河入梦来”时的神情——那个老人虽然没有去冲锋陷阵，可他写得比谁都真，因为他的心去过。现在，戴复古站在了淮河边，他终于明白陆游心里那种“去不了”和“放不下”互相撕扯的感觉了。那是一种刀割一样的痛——你明明站在这里看着对岸，可你就是过不去，可你就是收不回来。你除了写诗，什么也做不了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地址：横湖中路161号 邮编：317500 广告发布登记证：温市监广发3310078号 全年订价：258元 印刷单位：台州日报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地址：椒江区纬一路98号 中国邮政温岭分公司发行 投递、投诉热线：86142666 打击虚假新闻举报电话：86144005 值班编委 张洋